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五代历史演义

(上)

〔民国〕蔡东藩撰

目摇摇录

- 第 一 回 摇 睹赤蛇老母觉异征 员
得艳凤泉雄偿夙愿
- 第 二 回 摇 报亲恩欢迎朱母 员
探妻病惨别张妃
- 第 三 回 摇 登大宝朱梁篡位 员
明正义全昱进规
- 第 四 回 摇 康怀贞筑垒围潞州 员
李存勖督兵破夹寨
- 第 五 回 摇 策淮南严可求除逆 猿
战蓟北刘守光杀兄
- 第 六 回 摇 刘知俊降岐挫汴将 猿
周德威援赵破梁军
- 第 七 回 摇 杀谏臣燕王僭号 猿
却强敌晋将善谋
- 第 八 回 摇 父子聚麀惨遭刳刃 猿
君臣讨逆谋定锄凶
- 第 九 回 摇 失燕土伪帝作囚奴 苑
平宣州徐氏专政柄
- 第 十 回 摇 逾黄泽刘鄂失计 愿
袭晋阳王檀无功
- 第 十 一 回 摇 阿保机得势号天皇 愿
胡柳陂轻战丧良将

第十二回	莽朱瑾手刃徐知训 病徐温计焚吴越军	怨
第十三回	蜀嗣主淫昏失德 唐监军谏阻称尊	夙愿
第十四回	助赵将发兵围镇州 嗣唐统登坛即帝位	夙愿
第十五回	王彦章丧师失律 梁末帝陨首覆宗	夙愿
第十六回	灭梁朝因骄思逸 册刘后以妾为妻	夙愿
第十七回	房帙溺爱牝鸡司晨 酒色亡家牵羊待命	夙愿
第十八回	得后教椎击郭招讨 遭兵乱劫逼李令公	夙愿
第十九回	郭从谦突门弑主 李嗣源据国登基	夙愿
第二十回	立德光番后爱次子 杀任圜权相报私仇	夙愿
第二十一回	王德妃更衣承宠 唐明宗焚香祝天	夙愿

第一回 睹赤蛇老母觉异征 得艳凤泉雄偿夙愿

摇摇治久必乱，合久必分，这是我中国古人的陈言。其实是太平日久，朝野上下，不知祖宗创业的艰难，守成的辛苦，一味儿骄奢淫逸，纵欲败度，所有先人遗泽，逐渐耗尽。造化小儿，又故意弄人，今年大水，明年大旱，害得饥馑荐臻，盗贼蜂起，平民无可如何。与其饿死冻死，不如跟了强盗，同去掳掠一番，倒反得食粱肉、衣文锦，或且做个伪官，发点大财，好夺几个娇妻美妾，享那后半世的荣华。于是乱势日炽，分据一方，就中有三五枭雄，趁着国家扰乱的时候，号召徒党，张着一帜，不是僭号称帝，就是拥土称王。咳！天下有许多帝，许多王，这岂还能平靖么！

小子旷览古史，查考遗事，似这种乱世分裂的情状，实是不止一两次。东周时有列国，后汉时有三国，东晋后有南北朝。晚唐后有五代，统是东反西乱，四分五裂，南北朝五代，更闹得一塌糊涂，小子方编完《唐史演义》。凡残唐时候的乱象，及四方分割的情形，还未曾交代明白，因此不得不将五代史事，继续演述。五代先后历五十三年，换了八姓十三个皇帝，改了五次国号，叫作梁、唐、晋、汉、周。史家因梁、唐、晋、汉、周五字，前代早已称过，恐前后混乱不明，所以各加一个字，称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还有角逐中原，称王称帝，与梁、唐、晋、汉、周五朝，或合或离，不相统属的国度，共计十数，著名史乘，称作十国，就是吴、楚、闽、南唐、前蜀、后蜀、南汉、北汉及吴越、荆南。

看官！听说这五代十国的时势，简直是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子 ,篡弑相寻 ,烝报无已。就使有一二君主 ,如后唐明宗 ,后周世宗两人 ,当时号为贤明英武 ,但也不过彼善于此 ,未足致治。故每代传袭 ,最多不过十余年 ,最少只有三四年 ,各国亦大都如此。古人说得好 ,木朽虫生 ,墙空蚁入 ,似此荡荡中原 ,没有混一的主子 ,那时外夷从旁窥伺 ,乐得乘隙而入 ,喧宾夺主 ,海内腥膻 ,土地被削 ,子女被掳 ,社稷被灭 ,君臣被囚。中国正纷纷扰扰 ,无法可治 ,再加那鲜卑遗种 ,朔漠健儿 ,进来蹂躏一场。看官 ! 你想中国此时 ,苦不苦呢 ? 危不危呢 ?

照此看来 ,欲要内讧不致蔓延 ,除非是国家统一 ,欲要外人 不来问鼎 ,亦除非是国家统一 ! 若彼争此夺 ,上替下凌 ,礼教衰微 ,人伦灭绝 ,无论什么朝局 ,什么政体 ,总是支撑不住。眼见得神州板荡 ,四夷交侵 ,好好一个大中国 ,变做了盗贼世界 ,夷虏奴隶 ,岂不是可悲可痛么 ! 列位不信 《五代史》就是殷鉴 ! 待小子从头至尾 , 演述出来。

且说《五代史》上第一朝 ,就是后梁。后梁第一世皇帝 ,就是大盗朱阿三。原名是一温字 ,唐廷赐名全忠 ,及做了皇帝 ,又改名为晁。他的皇帝位置 ,是从唐朝篡夺了来 ,小子前编《唐史演义》 ,已将他篡夺的情状 ,约略叙明。只是他出身履历 ,未曾详述 ,现下续演《五代史》 ,他坐了第一把龙椅 ,哪得不特别表明。他是宋州碭山午沟里人 ,父名诚 ,恰是个经学老先生 ,在本乡设帐课徒。娶妻王氏 ,生有三子 ,长子名全昱 ,次名存 ,又次名温。温排行第三 ,小名便叫作朱阿三。相传朱温生时 ,所居屋上 ,有红光上腾霄汉 ,里人相顾惊骇 ,同声呼号道 : “朱家火起了 !” 当下彼汲水 ,此挑桶 ,都奔到朱家救火。那知庐舍俨然 ,并没有甚么烟焰 ,只有呱呱的婴孩声 ,喧达户

外。大家越加惊异，询问朱家近邻，但说朱家新生一个孩儿，此外毫无怪异。大家喧嚷道：“我等明明见有红光，为何到了此地，反无光焰。莫非此儿生后，将来大要发迹，所以有此异征哩！”

一世枭雄，降生僻地，闹得人家惊扰。已见得气象不凡，三五岁时候，恰也没甚奇慧，但只喜欢弄棒使棍。惯与邻儿吵闹，次兄存与温相似，也是个淘气人物，父母屡次训责，终不肯改。只有长兄全昱，生性忠厚，待人有礼，颇有乃父家风。朱诚尝语族里道：“我生平熟读五经，赖此糊口。所生三儿，惟全昱尚有些相似，存与温统是不肖，不知我家将如何结局哩！”

既而三子逐渐长大。食口增多，朱五经所入修金，不敷家用。免不得抑郁成疾，竟致谢世。身后四壁萧条，连丧费都无从凑集，还亏亲族邻里，各有赙赠，才得草草藁葬。但是一母三子，坐食孤帑，叫他如何存活，不得已投往萧县，佣食富人刘崇家，母为佣媪，三子为佣工。全昱却是勤谨，不过膂力未充，存与温颇有气力，但一个是病在粗疏，一个是病在狡情。

刘崇尝责温道：“朱阿三，汝平时好说大话，无事不能，其实是一无所能呢。试想汝佣我家，何田是汝耕作，何园是汝灌溉。”温接口道：“市井鄙夫，徒知耕稼，晓得怎么男儿壮志，我岂长作种田佣么？”刘崇听他出言顶撞，禁不住怒气直冲，就便取了一杖，向温击去。温不慌不忙，双手把杖夺住，折作两段。崇益怒，入内去觅大杖。适为崇母所见，惊问何因。崇谓须打死朱阿三，崇母忙阻住道：“打不得，打不得，你不要轻视阿三。他将来是了不得哩。”

看官！你道崇母何故看重朱温，原来温至刘家，还不过十

四五岁 ,夜间熟寐时 ,忽发响声 ,崇母惊起探视 ,见朱温睡榻上面 ,有赤蛇蟠住 ,鳞甲森森 ,光芒闪闪 ,吓得崇母毛发直竖 ,一声大呼 ,惊醒朱温 ,那赤蛇竟杳然不见了。嗣是崇母知温为异人 ,格外优待 ,居常与他栉发 ,当做儿孙一般 ,且尝诫家人道 :“朱阿三不是凡儿 ,汝等休得侮弄 !”家人亦似信非信 ,或且笑崇母为老悖。崇尚知孝亲 ,因老母禁令责温 ,倒也罢手。温复得安居刘家 ,但温始终无赖 ,至年已及冠 ,还是初性不改 ,时常闯祸。

一日 ,把崇家饭锅窃负而去 ,崇忙去追回 ,又欲严加杖责 ,崇母复出来遮护 ,方才得免。崇母因戒朱温道 :“汝年已长成 ,不该这般撒顽 ,如或不愿耕作 ,试问汝将何为 ?”温答道 :“平生所喜 ,只是骑射 ;不若畀我弓箭 ,到崇山峻岭旁 ,猎些野味 ,与主人充庖 ,却是不致辱命。”崇母道 :“这也使得 ,但不要去射死平民 !”温拱手道 :“当谨遵慈教 !”崇母乃去寻取旧时弓箭 ,给了朱温 ,并浼温母亦再三叮咛 ,切勿惹祸。

温总算听命 ,每日往逐野兽 ,矫捷绝伦 ,就使善走如鹿 ,也能徒步追取 ,手到擒来。刘家庖厨 ,逐日充物 ,崇颇喜他有能。温兄存也觉技痒 ,愿随弟同去打猎 ,也向崇讨了一张弓 ,几支箭 ,与温同去逐鹿。朝出暮归 ,无一空手的时候 ,两人不以为劳 ,反觉得逍遥自在。

一日骋逐至宋州郊外 ,艳阳天气 ,明媚春光 ,正是赏心豁目的佳景 ,温正遥望景色 ,忽见有兵役数百人 ,拥着香车二乘 ,向前行去 ,他不觉触动痴情 ,亟往追赶。存亦随与俱行 ,曲折间绕入山麓 ,从绿树阴浓中 ,露出红墙一角 ,再转几弯 ,始得见一大禅林。那两乘香车 ,已经停住 ,由婢媪扶出二人。一个是半老妇人 ,举止大方 ,却有宦家气象 ;一个是青年闺秀 ,年龄不

过十七八岁,生得仪容秀雅,骨肉停匀,眉宇间更露出一种英气,不等小家儿女,扭扭捏捏,腼腼腆腆。温料是母女入寺拈香,待她们联步进殿,也放胆随了进去。至母女拜过如来,参过罗汉,由主客僧导入客堂,温三脚两步,走至该女面前,仔细端详,确是绝世美人,迥殊凡艳。勉强按定了神,让她过去。该女随母步入客堂,稍为休息,便即唤兵役伺候,稳步出寺,连袂上车,似飞的始行去了。温随至寺外,复入寺问明主客僧,才知所见母女,年大的是宋州刺史张蕤妻,年轻的便是张蕤女儿。温惊寤道:“张蕤么?他原是碭山富室,与我等正是同乡,他现在尚做宋州刺史吗?”主客僧答道:“闻他也将要卸任了。”温乃偕兄存出寺。

路中语存道:“二哥!你可闻阿父在日,谈过汉光武故事么?”存问何事,温答道:“汉光武未做皇帝时,尝自叹道:为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后来果如所愿。今日所见张氏女,恐当日的阴丽华,也不过似此罢了。你道我等配做汉光武否?”存笑道:“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真是自不量力!”温奋然道:“时势造英雄,想刘秀当日,有何官爵,有何财产?后来平地升天,做了皇帝,娶得阴丽华为皇后。今日安知非仆?”存复笑语道:“你可谓痴极了!想你我寄人庑下,能图得终身饱暖,已算幸事,还想甚么娇妻美妾!就是照你的妄想,也须要有些依靠,岂平白地能成大事么?”温直说道:“不是投军,就是为盗。目今唐室已乱,兵戈四起,前闻王仙芝发难濮州,近闻黄巢复起应曹州,似你我这般勇力,若去随他为盗,抢些子女玉帛,很是容易,何必再在此厮混,埋没英雄!”

这一席话,把朱存也哄动起来,便道:“说得有理,我与你便跟黄巢去罢。”温又道:“且回去辞别母亲,并及主人,明日

便可动身。”两人计议已定，遂返至刘崇家，先去禀明老母，但说要出外谋生。朱母还放心不下，意欲劝阻，两人齐声道：“儿等年已弱冠，不去谋点生业，难道要老死此间么？母亲尽管放心！”全昱闻二弟有志远出，也来问明行径，两人道：“目下尚难预定，兄要去同去，否则在此陪着母亲，也是好的。”全昱是个安分守己的人物，便答道：“我在此侍奉母亲，二弟尽管前去，得有生路，招我未迟。”两人应声称是，温感刘母好意，即入内陈明，刘母却也嘱咐数语，不消絮述。惟刘崇因两人在家，没甚关系，也听他自由。

两人过了一宿，越日早起，饱餐一顿，便去拜别母亲。再向刘母及崇告辞。由刘母赠给干粮制钱等，作为路费。又辞了全昱，欢跃而去。时正唐僖宗乾符四年。黄巢正据住曹州，横行山东，剽掠州县。郓州、沂州一带，也渐被巢众占夺。所有各处亡命子弟，统向投奔，巢无不收纳。朱温弟兄两人，趋往贼寨，贼目见他身材壮大，武艺刚强，当然录用。两人既入贼党，便与官军为敌，仗着全身勇力，奋往直前，官军无不披靡，遂得拔充队长。朱存乘势掠夺妇女，作为妻房。独温记念张女，几有除却巫山，不是行云的意思，因此尚独往独来，做个贼党中的光棍。

过了年余，在贼中立功尤多，居然得在黄巢左右，充做亲军头目。他遂怂恿黄巢，往攻宋州，巢便遣他领众数千，进围宋州城。哪知宋州刺史张蕤，早已去任，后任守吏，恰是有些能耐，坚守不下，温已失所望，复闻援兵大至，遂率众趋归。

既而黄巢僭称冲天大将军，驱众南下，温留守山东，存随巢南行。巢众转战浙、闽，趋入广南，沿途骚扰，鸡犬皆空。偏南方舆病甚盛，贼众什死三四，更兼官军四集，险些儿陷入死

路。巢乃变计北归，从桂州渡江，沿湘而下，免不得与官军相遇，大小数十战，互有杀伤，存战死。巢由湘南出长江，渡淮而西，再召集山东留贼，并力西攻，拔东都，入潼关，竟陷长安。唐僖宗奔往兴元，巢竟僭号称大齐皇帝，改元金统。命朱温屯兵东渭桥，防御官军。嗣复令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攻下南阳，再返长安，由巢亲至灞上，迎劳温军。

未几又遣温西拒邠、岐、郾、夏各路官军，到处扬威，巢又欲东出略地，令温为同州防御使，使自攻取。温由丹州移军，攻入左冯翊，遂陷同州。这时候的唐室江山，已半归黄巢掌握，中原一带，统已糜烂不堪，所有民间村落，多成为瓦砾场。老弱填沟壑，丁壮散四方。最可怜的是青年妇女，被贼掠取，无非做了行乐的玩物，任意糟蹋，不顾生命。

朱温从贼有年，历次得伪齐皇帝拔擢，东驰西突，平时掠得美人儿，也不知几千几百，他素性好色，那里肯做了猫儿，尽管吃素？惟情人眼里爱定西施，就使拣了几个娇娃，叫他侍寝，心中总嫌未足，还道是味同嚼蜡，无甚可取。今日受用，明日舍去，总不曾正名定分，号为妻室。老天有意做人美，偏把他的心上人，也驱至同州，为他部下所掠取，献至座前，趋伏案下。温定神一瞧，正是寤寐不忘的好女郎，虽然乱头粗服，尚是倾国倾城，便不禁失声道：“你是前宋州刺史的女公子么？”张女低声称是，温连声道：“请起！请起！女公子是我同乡，猝遭兵祸，想是受惊不小了！”

张女方含羞称谢，起立一旁。温复问他父母亲族，女答道：“父已去世，母亦失散，难女跟了一班乡民，流离至此，还幸得见将军，顾全乡谊，才得苟全。”温拊掌道：“自从宋州郊外，得睹芳姿，倾心已久，近年东奔西走，时常探问府居，竟无

着落。我已私下立誓 ,娶妇不得如卿 ,情愿终身鳏居 ,所以到了今朝 ,正室尚是虚位 ,天缘辐辏 ,重得卿卿 ,这真所谓三生有幸呢 !”

张女闻言 ,禁不住两颊生红 ,俯首无言。温即召出婢仆 ,拥张女往居别室 ,选择好日子 ,正式成婚。到了吉期 ,温穿着伪齐官服 ,出做新郎 ,张氏女珠围翠绕 ,装束如天仙一般 ,与温并立红毡 ,行过了交拜礼 ,然后洞房花烛 ,曲尽绸缪。小子有诗叹道 :

居然强盗识风流 ,淑女也知赋好逑。
试看同州交拜日 ,和声竟尔配雎鸠。

朱温既得张女为妇 ,朝欢暮乐 ,正是快活极了。忽由黄巢传到伪诏 ,命他进攻河中 ,他才不得已督兵出发。欲知胜负如何 ,容小子下回表明。

本编踵《唐史演义》之后 ,虽尚为残唐时事 ,但唐室如何致亡 ,黄巢如何作乱 ,俱已见过唐史 ,无庸重述。惟朱温是本编第一代人物 ,所有出身履历 ,为《唐史演义》中所未及详者 ,应该就此补叙。温本一无赖 ,故后虽幸得帝位 ,究不令终。温素来好色 ,故始虽幸得如愿 ,仍致荒亡。观此回逐段叙来 ,已把朱温一生品行 ,全盘托出 ,盖能成大事者 ,即不为小节所拘 ,而窃釜等事 ,终非豪杰所屑为。汉光武固有阴氏感 ,然光武之不愧中兴 ,大端并不在此处 ;且岂如温之得陇望蜀。犹是纵淫无忌乎 ? 赤蛇之征《旧五

代史》载之，而《新五代史》略之，欧阳公之不肯右温。有以夫！

第二回 报亲恩欢迎朱母 探妻病惨别张妃

摇摇却说唐僖宗西走兴元，转入蜀中，号召各镇将士，令他并力讨贼，克复长安。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本已投顺黄巢，因巢屡遣使调发，不胜烦扰，乃决计反正，驱杀巢使，纠合四方镇帅，锐图兴复。黄巢闻知消息，即命朱温出击河中。温正新婚燕尔，不愿出师，但既为伪命所迫，没奈何备了粮草，带了人马，向河中进发。途次与河中兵相遇，一场交战，把他杀得一败涂地，丧失粮仗四十余船，还亏自己逃走得快，侥幸保全性命。

重荣进兵渭北，与温相持。温自知力不能敌，急遣使至长安，报请济师，偏偏黄巢不允。温又接连表请，先后十上，起初是不答一词，后来且严词驳责，说他手拥强兵，不肯效力。温未免愤闷，及探明底细，才知为伪齐中尉孟楷暗中谗间，因致如此。

可巧幕客谢瞳，入帐献议道：“黄家起自草莽，乘唐衰乱，伺隙入关，并非有功德及人，足王天下，看来是易兴易亡，断不足与成大事。今唐天子在蜀，诸镇兵闻名勤王，云集景从，协谋恢复，可见唐德虽衰，人心还是未去呢。且将军在外力战，庸奴在内牵制，试问将来能成功否？章邯背秦归楚，不失为智，愿将军三思！”

温心下正恨黄巢，听了这番言语，不禁点头。复致书张氏，说明将背巢归唐，张氏也复书赞成。遂诱入伪齐监军严实，把他一刀杀死，携首号令军前，即日归唐。一面贻书王重荣，乞他表奏僖宗，情愿悔过投诚。时僖宗正遣首相王铎，出

为诸道行营都统，闻得朱温投降，喜出望外，也代为保奏。僖宗览两处奏章，非常欣慰，且语左右道：“这是上天赐朕哩。”遂下诏授温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充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自是温与官军联络，一同攻巢。

僖宗自乾符六年后，复两次改元，第一次改号广明，一年即废；第二次改号中和，总算沿用了四年。朱温降唐，是在中和二年的秋季。越年三月，又拜温为汴州刺史，兼宣武军节度使，仍依前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俟收复京阙，即行赴镇。

是年四月，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等攻克长安，逐走黄巢。巢出奔蓝田，温乃挈领爱妻张氏，移节至宣武军，留治汴州。即遣兵役百人，带着车马，至萧县刘崇家，迎母王氏，并及崇母。

崇家素居乡僻，虽经地方变乱，还幸地非冲要，不遭焚掠，所以全家无恙，惟自朱温弟兄去后，一别七载，杳无信息。全昱却已娶妻生子，始终不离崇家。朱母时常惦念两儿，四处托人探问，或说是往做强盗，或说是已死岭南，究竟没有的确音信。及汴使到了门前，车声辘辘，马声萧萧，吓得村中人民，都弃家遁走，还道大祸临头，不是大盗进村劫掠，就是乱兵过路骚扰，连刘崇阖家老小，也觉惊惶万分。嗣经汴使入门，谓奉汴帅差遣，来迎朱太夫人及刘太夫人，朱母心虚胆怯，误听使言，疑是两儿为盗，被官拿住，复来搜捕家属，急得魂魄飞扬，奔向灶下躲住，杀鸡似的乱抖。还是刘崇略有胆识，出去问明汴使，才知朱温已为国立功，官拜宣武军节度使，特来迎接太夫人。

当下入报朱母，四处找寻，方得寻着，即将来使所言，一一陈述。朱母尚是未信，且颤且语道：“朱……朱三，落拓无行，不知他何处作贼，送掉性命！哪里能自致富贵？汴州镇帅，恐

非我儿，想是来使弄错哩。”崇母在旁，却从容说道：“我原说朱三不是常人，目今做了汴帅，有何不确！朱母，朱母！我如今要称你太夫人了！一人有福，得挈千人，我刘氏一门，全仗太夫人照庇哩！”说至此，便向朱母敛衽称贺。朱母慌忙答礼，且道：“怕不要折杀老奴！”崇母握朱母手，定要她走出厅堂，自去问明，朱母方硬了头皮，随崇母出来。崇母笑语汴使道：“朱太夫人出来了！”汴使向朱母下拜，并询及崇母，知是刘太夫人，也一并行礼。且将朱温前此从贼，后此归正，如何建功，如何拜爵等情，一一详述无遗。朱母方才肯信，喜极而泣。

汴使复呈上盛服两套，请两母更衣上车，即日起程。朱母道：“尚有长儿全昱，及刘氏一家，难道绝不提及吗？”汴使道：“节帅俟两夫人到汴，自然更有后命。”朱母乃与刘母入内，易了服饰，复出门登车而去。萧县离汴城不远，止有一二日路程，即可到汴。距汴十里，朱温已排着全副仪仗，亲来迎接两母，既见两母到来，便下马施礼，问过了安，随即让两车先行，自己上马后随。道旁人民，都啧啧叹羨，称为盛事。及到了城中，趋入军辕，温复下马，扶二母登堂，盛筵接风。刘母坐左，朱母坐右，温唤出妻室张氏，拜过两母，方与张氏并坐下首，陪两母欢饮。

酒过数巡，朱母问及朱存。温答道：“母亲既得生温，还要问他做甚？”朱母道：“彼此同是骨肉，奈何忘怀！”温又道：“二兄已早死岭南，闻有二儿遗下，现因道途未靖，尚未收回，母亲也不必记念了。”朱母转喜为悲，因见温带有酒意，却也未敢斥责，但另易一说道：“汝兄全昱，尚在刘家，现虽娶妇生子，不过勉力支撑，仍旧一贫如洗。汝既发达，应该顾念兄长。

况且刘家主人，也养汝好几年，刘太夫人如何待汝，汝亦当还记得着。今日该如何报德呢？”温狞笑道：“这也何劳母亲嘱咐，自然安乐与共了。”朱母方才无言。及饮毕撤肴，军辕中早已腾出静室，奉二母居住，且更派人送往刘家，馈刘崇金千两，赠全昱金亦千两。

既而黄巢窜死泰山，唐僖宗自蜀还都，改元光启。大封功臣，温得晋授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温母得赐封晋国太夫人。全昱亦得封官。就是刘崇母子，亦因温代请恩赐，俱沐荣封。温奉觞母前，上寿称庆，且语母道：“朱五经一生辛苦，不得一第，今有子为节度使，晋登相位，洵膺侯爵，总算是显亲扬名，不辱先人了！”言毕，呵呵大笑。

母见他意气扬扬，却有些忍耐不住，便随口答应道：“汝能至此，好算为先人吐气，但汝的行谊，恐未必能及先人呢。”温惊问何故，母凄然道：“他事不必论，阿二与汝同行，均随黄巢为盗，他独战死蛮岭，尸骨尚未还乡，二孤飘零异地，穷苦失依。汝幸得富贵，独未念及，试问汝心可安否？照此看来，汝尚不能无愧了！”温乃涕泣谢罪，遣使往南方取回兄榱，并挈二子至汴，取名友宁、友伦。全昱已早至汴，见过母弟，自受封列官后，携家眷归午沟里，大起甲第，光耀门楣。他亦生有三子，长名友谅，次名友能，又次名友诲，后文自有表见。

光启二年，温且晋爵为王，自是权势日张，兀成强镇。俗语说得好，江山可改，本性难移。他生成是副盗贼心肠，专喜损人利己，遇着急难的时候，就使要他下拜，也是乐从，到了难星已过，依然趾高气扬，有我无人，甚且以怨报德，往往将救命恩公，一古脑儿迫入死地，好教他独自为王，这是朱温第一桩的黑心。小子前编《唐史演义》已曾详叙，此处只好约略表

明。先是巢党尚让,率贼进逼汴城,河东军帅李克用,好意救他,逐去尚让。他邀克用入上源驿,佯为犒宴,夜间偏潜遣军士,围攻驿馆,幸亏克用命不该绝,得逾垣遁去,只杀了河东兵士数百人。后来尚让归降,又出了一个秦宗权,也是逆巢余党,据住蔡州,屡次与温争锋。温多败少胜,复向兖郓求救。兖郓为天平军驻节地,节度使朱泚,与弟瑾先后赴援。温得藉他兵势,破走秦宗权。他又故态复萌,诬称朱泚兄弟,诱泚亡卒,发兵袭击二朱,把他管辖的曹濮二州,硬夺了来。一面进攻蔡州,擒住秦宗权,槛送京师,得进封东平郡王。

唐僖宗崩,弟昭宗嗣,他又阴赂唐相张浚,嗾他出征河东,浚为李克用所败,害得公私两丧,流贬远州。他却乘间取利,故向魏博假道,要发兵助讨河东。魏博军帅罗弘信,与河东素无仇隙,当然不允,他既倾兵击魏,连战连胜。弘信敌他不过,没奈何奉贿乞和。他既得了厚贿,并不向河东进兵,又去攻略兖郓。前军为朱瑾所败,无从得志,索性迁怨徐州,由东而南。徐州节度使时溥,资望本出温上,偏权位不能如温,未免啧有烦言。会秦宗权弟宗衡,骚扰淮阳,唐廷命温兼淮南节度命,令他出剿宗衡,温遂借道徐州,溥竟不许,因为温援作话柄,移军攻徐州,连拔濠泗二州。溥累战不利,死守彭城,温再四进攻,卒为所拔,溥举族自焚。

温兵势益张,便进图兖郓。可怜朱泚兄弟,连年被兵弄得师劳力竭,没法支持,不得已乞师河东。李克用恨温刁滑,倒也发兵东援,偏罗弘信与温和好,在中途截住克用,不令东行。兖郓属城,陆续被温夺去,朱泚成擒,为温所杀。瑾脱身走淮南,妻子陷入温手。温见瑾妻姿色可人,迫令侍寝,奸宿数宵,挈归汴梁。经爱妻张夫人婉言讽谏,方出瑾妻为尼。